

屠格涅夫
文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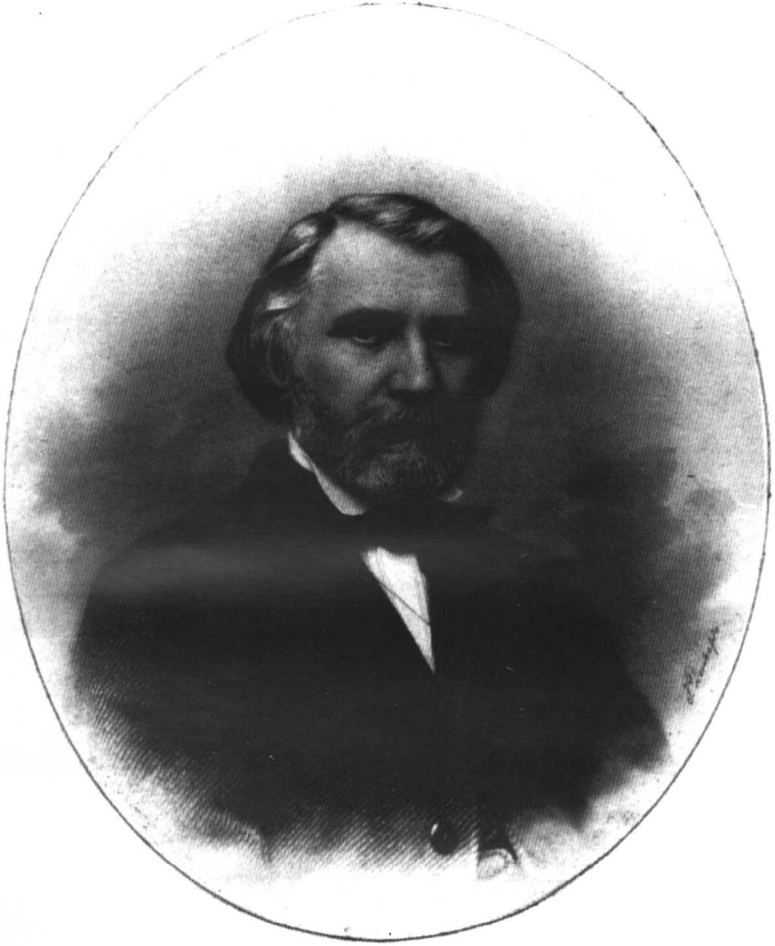
屠格涅夫文集

第二卷

罗亭 贵族之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·北京



作者像

目 次

罗 亭	1
贵族之家	157

罗 亭

磊 然 译

И. С. ТУРГЕНЕВ

РУДИН

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《屠格涅夫
十二卷集》第二卷译出。

是一个宁静的夏日的早晨。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，但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，从醒来不久的山谷里送来阵阵清新的芳香，在还是带露的、没有喧声的树林里，早醒的小鸟在快活地高唱。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上，从上到下遍地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，可以看到，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。一个少妇正沿着窄窄的乡间小道向这个小村走去。她身穿白色薄纱长衣，头戴圆草帽，撑着小阳伞。一个小僮远远地跟在她后面。

她悠然自得地走着，似乎在领略散步的乐趣。四周是高高的、摆动的黑麦，连绵的麦浪带着柔和的沙沙声起伏着，时而泛着银绿，时而皱起略带红色的微波，云雀在高处啾鸣。少妇是从她家的村子出来的，这村子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相隔不过一俄里^①。她名叫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·利平娜，是个相当富有的寡妇，没有子女。她和她的弟弟，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·帕夫里奇·沃伦采夫，住在一起。他还没有结婚，替她管理产业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，在村头一座破旧不堪的、低矮的小屋前站住。她把小僮叫过来，让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情况。小僮很快就出来了，一个胡子雪白的衰老的农民陪他一同走出来。

“暖，怎么样？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问。

^① 1俄里合1.067公里。

“她还活着……”老头说。

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可以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。屋里很窄小，烟雾腾腾，令人感到懊闷……火炕上有人开始蠕动，呻吟起来。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环顾了一下，在昏暗中看到一个小老妇人的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。那老妇人头上包着格子布头巾，一件沉重的粗呢大衣一直盖到她的胸口，她困难地呼吸着，无力地摊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跟前，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……额头烫得厉害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，马特廖娜？”她向火炕弯下身子，问道。

“哎哟！”老妇人仔细看了看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呻吟了一声。“不行啦，不行啦，我的亲人！我的大限到了，我亲爱的！”

“上帝是仁慈的，马特廖娜：或许你的病会好起来。我叫人送给你的药，你吃了吗？”

老妇人伤心地呻吟起来，没有回答。她没有听清楚问她的话。

“吃了，”站在门边的老头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转过脸对着他。

“除了你，她身边就没有别人陪她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个小妞，是她的孙女，可是她老要跑开，一刻也坐不住。连拿点水给奶奶喝，她都懒得干。我又老了：能有啥用？”

“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？”

“不用！干吗送医院！反正是要死的。她也活够了；可见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她离不开炕。她哪能去医院！只要一搬动，

就要送她的命。”

“哎哟，”病人呻吟起来，“我的漂亮的好太太，别把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丢下不管：我们的主人住得远，可你……”

老妇人没有说下去。她说话太费劲了。

“你放心吧，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说，“样样都会给你办妥。你瞧，我给你拿了点茶叶和白糖来。你要是想喝，就喝一点……你们这儿有茶炊吗？”她望了望老头，又说。

“茶炊么？我们没有茶炊，不过可以弄到。”

“那你就去弄一个，要不，我把我家的送来。告诉她的孙女，叫她别老跑开。对她说，这样做是丢人的。”

老头没有回答，双手接过了包着茶叶和白糖的纸包。

“好啦，再见吧，马特廖娜！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说，“我还要再来看你，你不要灰心，要按时吃药……”

老妇人微微抬起头来，向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伸出手去。

“太太，把你的手给我，”她含糊不清地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，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“你要记住，”她走出去的时候对老头说，“一定要给她吃药，照药方上写的……茶也要给她喝……”

老头仍旧没有回答，只是鞠了个躬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到了外面新鲜空气里，尽情地呼吸了一下。她撑开阳伞，正要走回家去，忽然从屋角后面出来一辆低矮的两轮轻便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身穿灰麻布的旧大衣，戴着同样料子的便帽。他一看到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立刻勒住了马，朝她转过脸来。他的脸很宽，没有血色，一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两撇浅白色的小胡子，这些和他衣服的

色调倒也相称。

“您好，”他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说，“请问，您到这儿来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……您从哪儿来，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？”

名叫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的人直盯着她看了看，又笑了。

“您来看病人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是件好事，不过您把她送医院岂不更好？”

“她太虚弱了，她经不起搬动。”

“您是否打算停办您的医院？”

“停办？为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真是异想天开！您怎么会想得出来？”

“因为您经常和拉松斯卡娅来往，似乎受了她的影响。照她的说法，什么医院啦，学校啦——这都是瞎胡闹，乱出点子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慈善事业应该是私人的事，教育也是如此：这些都是和人的灵魂有关的事情……好像她是这么说的吧。这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的高论，^①她就照搬过来，我倒颇想知道知道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位聪明的女人，我非常爱她，尊敬她，不过她的看法也不见得全对，我并不是相信她的每一句话。”

“您这样做，太好了，”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说，仍旧没有下

^① 作者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，拉松斯卡娅是附和果戈理的论调。果戈理在《与友人书信选集》中反对农村学校，反对“慈善机关、养老院及孤儿院”，号召私人帮助“贫苦的人，从事私人慈善事业”。

车，“因为她对她自己说的话也不大相信。不过，遇到您，我十分高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好！好像遇到您并不总是叫人高兴似的！今天您的模样是那么艳丽、可爱，就像今天的早晨一样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又笑起来。

“您到底笑什么？”

“怎么叫笑什么？要是您能看到，您说这句恭维话时那副没精打采的冷冰冰的神气就好了！我真奇怪，您说到最后一句怎么会没有打出哈欠来。”

“冷冰冰的神气……您老是需要火；可是火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它突然发一下光，冒一阵烟，就熄灭了。”

“它也会使人温暖，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接腔说。

“是啊……它也能把人烧伤。”

“烧伤又有什么！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反正总比……”

“哪一天把您着着实实在在地烧上一烧，到那时候我倒要看您会怎么说。”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不高兴地打断她的话，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。“再见！”

“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，等一下！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喊道，“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？”

“明天；请问候令弟。”

马车就滚动了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洛·米哈伊洛维奇的背影。

“真像个口袋！”她心里想。他弓着背，满身尘土，便帽戴在后脑勺上，从帽子下面戳出一绺绺蓬乱的黄头发，果真像一只大面粉口袋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慢悠悠地往家里走去。她低着头走着。近处传来的马蹄声使她停下脚步，抬起头来……是她的弟弟骑着马接她来了；在他旁边走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，那人身上薄薄的常礼服敞着，系着薄薄的领带，戴着轻便的灰色帽子，手里拿着手杖。他老早就朝着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微笑，尽管他看见她一路上在想心事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；等她刚停下脚步，他就走上前去，喜悦地、几乎是温柔地说：

“您好，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您好！”

“啊！是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！您好！”她回答说。“您是从小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吧？”

“正是，太太，正是，太太，”年轻人满面春风地回答，“是从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派我上您这儿来，太太；我愿意出来走走……这么美妙的早晨，总共才四里路。我来了，可您不在家，太太。令弟对我说，您上谢苗诺夫卡去了，他自己也准备到地里去；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，太太，来迎接您来了。是啊，太太。这真叫人高兴！”

年轻人的俄语说得纯正准确，但是带点外国口音，虽然很难断定，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。他的面貌带点亚洲人的味道。长长的、有鼻结的鼻子，呆板的、鼓出的大眼睛，红红的厚嘴唇，平削的额头，漆黑的头发——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东方血统；但是这个年轻人却自称他姓潘达列夫斯基，说他的老家是敖得萨，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，靠一个乐善好施的有钱的寡妇出钱供他受的教育。另外又有一位寡妇给他谋了一个差事。总之，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关照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，因为他善于奉迎她们，巴结她们。目前他也是以养子或食客的身分住在一位富有的女地主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·拉松斯卡娅家里。他性情极为温柔，殷勤，多情善感，内心却很好色，他的声音悦耳，钢琴弹

得相当好，跟人说话的时候总欢喜用眼睛牢牢盯住对方。他穿着非常整洁，衣服能穿很久而不上脏，宽宽的下巴仔细地刮得很干净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，转脸对弟弟说：

“今天我总碰到熟人：刚才我还和列日涅夫说话来着。”

“啊，跟他！他是赶着车往什么地方去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；你想象一下：赶着一辆两轮马车，穿的衣服像麻袋，满身是土……他这个人可真怪！”

“是的，也许是怪；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。”

“谁？列日涅夫先生？”潘达列夫斯基问，好像感到惊讶。

“是啊，就是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·列日涅夫，”沃伦采夫说。“不过，再见吧，姐姐，我该到地里去看看了：他们在给你种荞麦呢。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去……”

沃伦采夫说了就疾驰而去。

“真是不胜荣幸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高声说，请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挽住他的手臂。

她挽住他的手臂，两人就沿着通往她的庄园的道路走去。

和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挽臂而行，显然使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感到非常愉快；他迈着小步，面带微笑，他那东方式的眼睛甚至湿润了，然而，这种情形在他并不罕见：要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感动流泪是毫不费力的。再说，挽着一个年轻、苗条的漂亮女性，有谁能不感到愉快呢？提到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全省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她是迷人的，全省的人并没有说错。单凭她那笔直的、鼻尖略微有些翘起的小鼻子，就足以使任何一个人为之神魂颠倒，更不必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眼睛，浅

金黄的头发，圆圆的小腮上的酒窝以及其他说不尽的美了。但是最美的是她那爱娇的脸上的表情：一副无限信任、善良温顺的表情，它使人感动，又令人入迷。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看起来人和笑起来，那神情就像孩子般天真。太太们觉得她太单纯……除此难道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么？

“您是说，是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让您来找我的？”她问潘达列夫斯基。

“是的，太太，是她让我来的，”他回答说，他把俄语 C 的发音说得像英语的 th 一样，“她老人家希望，并且叫我务必请您今天到她那儿去吃午饭……她老人家（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，特别是说到贵妇人的时候，总是严格地使用复数^①），她老人家在等待一位新客人到来，她一定要把他介绍给您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一位姓穆费尔的男爵，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那儿认识他的，她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年轻人，平易近人。男爵也搞文学，或者不如说……啊，多么漂亮的蝴蝶！请您仔细看看……不如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关于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——他希望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予以批评指正。”

“写的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？”

“这是就文体来说，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就文体来说，太太。我想，您是知道的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是这方面的行家。茹科夫斯基^②常和她老切磋；我的恩人，住在敖得萨的心地慈善的罗克索朗·梅奇阿罗维·克桑德雷卡老人家……您一定

① 俄语中对第三者用复数表示尊敬。

② 茹科夫斯基(1783—1852)，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。

知道此人的名字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，根本没听说过。”

“没听说过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？真叫人奇怪！我要说的是，连罗克索朗·梅奇阿罗维对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俄罗斯语言方面的知识一向也是非常推崇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位男爵总不是个书呆子吧？”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问。

“绝对不是，太太；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常说，恰恰相反，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物。他讲起贝多芬来那么娓娓动听，连老公爵都听得眉飞色舞……这，老实说，我倒想听一听，因为这是我的本行。请容许我把这朵美丽的野花献给您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接过那朵花，才走了不多几步，就让花落在路上……离她家至多不过两百来步了。房子是不久前建的，粉刷一新，从老椴树和枫树的浓密的绿荫丛中，亲切好客地露出它那宽大明亮的窗子。

“您让我怎么去给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回话呢，太太，”潘达列夫斯基说，为了他献上的那朵小花的命运，他心里有些不快。“您会来吃午饭吗？她老请令弟也来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要来的，一定来。娜塔莎^①好吗？”

“感谢上帝，娜塔利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很好，太太……可是我们已经走过了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田庄的岔路了。容许我告辞了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站住了。

“您不上我们家来坐一会儿吗？”她有些犹豫地说。

^① 娜塔莎是娜塔利娅的小名。

“我真巴不得能去，太太，可是我怕回去晚了不好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要听塔尔堡^①的一支新的练习曲：我得准备准备，熟悉一下。而且，老实说，我这么跟您闲聊，不知您听着会不会高兴。”

“哪里……您怎么……”

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，富有表情地垂下眼睛。

“再见，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！”他说，沉默了片刻，鞠了个躬，后退了一步。

亚历山德拉·帕夫洛夫娜转过身，回家去了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也往家里去。他脸上全部温柔的表情顿时消失了，露出了一种自负的、近乎严厉的表情。连他的步调也变了；现在他的步子迈得更大，踏得更重了。他走了约摸两里路，旁若无人地挥动着手杖，突然间，他又咧开嘴笑了：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很标致的农家姑娘，正在把几条跑进燕麦地里的小牛犊往外赶。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像猫儿似的轻手轻脚地走到少女身边，跟她说起话来。她先没有做声，红了脸，哧哧地笑着，后来用袖子掩住嘴，扭过脸去，低声说：

“你走吧，老爷，真是……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竖起一个指头来威胁她，要她给他采些矢车菊。

“你要矢车菊干什么？是要编花环吗？”少女说。“真的，你就走吧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，我的可爱的小美人儿，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开始说……

^① 塔尔堡(1812—1871)，奥地利钢琴家，作曲家，技艺高超的音乐家。一八三九年塔尔堡到俄国巡回演出，受到热烈的招待，在上流社会中风行一时。

“得啦，你就走吧，”少女打断他的话，“你看，少爷他们来啦。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回头一看。果然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，万尼亚和彼佳，在这条路上跑着，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，一个刚修完大学课业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。巴西斯托夫是个高大的小伙子，相貌平常，大鼻子，厚嘴唇，一双猪眼似的小眼睛，他既不漂亮，样子又笨拙，可是他却善良，诚实，正直。他不修边幅，头发也不理——倒不是为了学时髦，而是由于懒；他爱吃、爱睡，但是也爱读好书，爱听热情洋溢的谈话，他对潘达列夫斯基十分憎恶。

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孩子们崇拜巴西斯托夫，可是一点也不怕他，他跟她家里其余所有的人都关系亲密，女主人对这一点并不太高兴，尽管她总是大谈什么成见在她是不存在的。

“你们好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说，“今天你们出来散步好早啊！可是我，”他对着巴西斯托夫说，“老早就出来了；我最爱欣赏大自然。”

“我们可看见您是怎么欣赏大自然的，”巴西斯托夫嘟囔着说。

“您是个实利主义者，天晓得您脑子里此刻在想些什么。对您，我是了解的！”

潘达列夫斯基在和巴西斯托夫或是和他一类的人说话的时候，很容易发火，这时他的C字母的发音就很纯正，甚至带一点儿口哨声。

“怎么，您大概是向这个女孩子问路吧？”巴西斯托夫说，眼睛左右地转动着。

他感觉到，潘达列夫斯基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，他最讨厌这样。